於于野譚 天

於于野譚卷之一

成俔微時出遊郊園於途中下馬歇鞍臨溪蔭樹而坐忽有一客騎驢隨至亦憩于溪上俔見客容貌奇偉敬禮之儀而各進朝餉客從僮開褓進兩器一赤血浮斛斛溢之一烹小兒爛熟俔甚驚客勸俔喫其半俔深惡之辭曰食不習慣客食罷俔異之托以便旋密問其僮曰客何許人僮曰不之知曰從長者遊豈不知某氏曰相遇於途仍從之遊若之何知之曰自何時從遊曰自天寶十四年至

今不知幾何歲月曰向所食兩器何物耶曰
其一紫芝也其一人參也倪大驚且悔復見
客禮之請嘗前所進兩器客呼僮問其餘對
曰小子因飢食之既而騎驢而去倪隨之客
謂僮曰此去午廚忠州達溪邊夕踰鳥嶺遂
揮鞭而邁不疾驅而倪躍馬追之不及杳然
失其所向倪歸家惝怳有失仍識其所遇者
乃呂真人也蓋天寶十四年卽呂真人胎化
之秋也

智異山佛日菴者在雙溪寺東嶺外十里絕

壁徑斷斫松為梯者數昔新羅時崔致遠所
遊處西有青鶴峯仙鶴樓焉東峯有長瀑高
可數十丈又如玉龍倒掛銀河飛出直瀉于
臺前昔人大字刻其岩玩瀑臺此松竹擁碍
焉時有休粮高釋栖之有一學道老衲孤棲
其菴方春三月之望杏花滿山月色如晝夜
將半忽聞菴外有人言語老衲以為窮山
絶頂夜深如許何處客子來遊於此身為主
人禮當出待出門而拜有一客危冠黑袍領
三尺兩童子徘徊於玩瀑臺上欲近則揮手

上之囿請還入老衲不得辭入菴而窺之客與童子語徵聞其詳不辨何謂也但見衣裾隨風飄拂而已良久朗然長嘯松鳴竹動谷蒼嶺震餘響嫋〻遠揚雲表老衲神清魂爽更欲出拜而曲繞終飄然而逝循岩腹無溪之地直度香炉峰童子隨之其步皆如飛不知何所向也老衲瞻望始覺其為真仙也所謂神仙者棄其軀殼接其精神團聚不散歷千百劫與古人絕莫知其動止葛洪八十四而屍解呂洞賓六十四而飛行皆棄身而遊

不及張倉百歲而沒俗云丁令威化鶴而其
宗為遼東倉官遣兵亂況井而死假令全精
保灵白日翀天而如雀為蛤〻不知巢居雲
飛之日蚕為蛾〻不知食葉吐絲之時不亦
悲哉昔者宣祖大王開筵語及神仙事李
民曰今世有仙臣目覩之上驚問之對曰
今者宰相元混節食遠色自保千金壽至九
十尚無恙真神仙也蓋元混九十三而卒宋
贊九十二而卒李蘧大夫人百三歲而卒申
撥九十三而猶康寧趙挺大夫人九十四而

累病得瘳彼八十二之稚川六十四之回仙特一嬰兒耳吾門丈有李同知諱平生食飲無節不護其身而得八十四其友朴僉正廷五一生慎攝日三餌藥所食極簡三剖黃芪只食其一他物亦如之享壽八十三凡人之享年似在受氣厚薄豈自家所能引促也李之藎之蘗之弟也亦奇士也布衣草鞋簑笠負褚而行或遨遊士大夫人間儻若無人於諸家雜術無不通乘一葉遍舟四隅繫大瓢三入濟州無風波之患手自為商賈以教民

赤手贏生業數年来積穀巨萬盡散之貧民
揮袂而去入海種瓠結子數萬剖以為瓢鬻
穀幾千石運之京江之麻浦募江村人積土
汚途中高百尺築土室名土亭夜宿室下晝
升室上居之未幾弃之而歸又惡其負鼎而
行為鐵冠脫而炊飯洗而冠之周流八道不
假乘而行自謂賤者之事無不躬通不被人
毆打請嘗試之一日突入民家坐於夫婦之
側主人大怒欲毆之為其老而逐之又欲受
笞臀之刑故犯官人前路官人怒而欲笞之

熟視之異其狀而止之其祖父母葬也相葬
山子孫當出兩相而其季子不吉季子既其
身也之菡強之自當其穴後山海山甫官至
一品而之菡之子亟而不顯嘗為抱川縣監
布衣草鞋布笠上官々人進饌熟視而不下
箸曰無所食吏人跪于庭曰縣無土産盤羞
無異味請改之俄而盛陳佳羞而進又熟視
之曰無所食吏人震恐請罪之菡曰我国之
民生困苦皆坐食飲之無節吾愚夫食者之
用盤命下吏雜五穀炊飯一器黑菜羹一器

盛之笠帽匣而進之翌日邑中品官之來為作乾茱粥勸之品官低冠擧匙作吐而之藍盡食之未久去官而歸邑人攔道留之不得後為牙山縣監有一老吏犯罪之藍曰尒雖老心則兒也令去冠辮白髮為童使持硯陪案前老吏啣之滑取蜈蚣汁調酒而進之之藍死年未六十

宋棋壽訪申企齋于駱峯下布衣客在座企齋遇之頗款棋壽未曾識企齋曰令公未曾見此生乎乃田生禹治也棋壽曰每聞如巷

中人恨相見之晩企斋曰子何不為令公作
一戲之有已而主家進水飯治方食向庭中
噀之化作白蛾無數滿庭而飛
吾里中西川令宗室人也善奕為東方第一
手賭世無敵至令奕者傳妙法謂西川令手
法有上番老卒自下道來牽駿馬上謁曰聞
公子善奕試與戰不勝注此馬三戰而輸竟
進其馬而去曰請公子善喂此馬他日賤吏
期滿當與再戰騎此馬而敗西川令笑曰諾
自以新得駿馬喂養倍他甚肥他日老卒期

滿果再來請奕西川令三戰三不勝遂取馬
而飲曰小人愛此馬自知上番京師客中難
於喂養姑托公子家耳今蒙公子善養奕玄
黃為肥澤不勝感激西川令一慨一奇後因
人寄拜于所居鄉之人亦不知妙於奕豈有
絕技而藏名隱遁者歟其後五十年有中求
止者　聽松先生成守琛在京城白岳麓聽
松堂黃昏獨坐無侍僮忽有一物來立屋隅
身被紺衣衾其長至踵散髮至地隨風鬖鬖
亂髮之間双目如環熒熒可怕先生問之曰

甬爲誰默而不荅曰来前遂近聰前羶臭裂
憂先生曰甬如鬼也人鬼異路其速去言訖
飄然而逝不知所向
韓後讓以平安方伯遭外憂過鳳山遂奉柩
安客舍護喪之客多魘而絶良久乃甦曰有
一官人徒從甚繁令羅卒拏致鞫問曰本邦
官舘乃使命所止舍地灵所擁何敢令死喪
溷茲速拏主喪者来鬼卒數十人繞注而返
曰主喪者乃韓監司也舘下有門神户灵擁
衛喪者甚衆不可干官人大怒曰向者李壽

後赴燕京廻死此館留屍以汚館令又如之不可縱監司如不可㝷至速㝷其子來是夜浚謙之子貽一夕亦如是未久無病暴死昔姚崇宋璟徵時過宿客店鬼卒王君昂守護不敢難席宰相所止寓必有神鬼擁衛可不異哉

高敬命為淳昌郡守得染病而卒舉體俱冷而心下有溫經宿未歛忽如夕之覺曰有使者招余引路而去至一官府使者入而告之官人曰向所招者非是人促令使者復引而

還入淳昌境於路傍家有鼓声登〻使者曰
願入此暫憩覓飲食而去敬命隨入其家巫
曰我城主来矣迎坐座上奉觴侑之享使者
盡醉而送既入衙舍遽然而覺遂令從人往
路傍家夜祀未罷問之巫如其言矣

申叔舟少時赴謁聖試事夜與友人同赴成
均館見路中有一物張口上唇着於天下唇
接於地同行者惶怖却步取他路而往叔舟
直入兩唇中有一青童子拜而言曰願從大
人遊唯所指使叔舟頷之自此童子隨叔舟

不少雖逆捷嵬科凡有吉凶莫不先事而言
聽其指導無有不吉及渡海入日本風恬浪
靜終致利涉而還其後　世祖封首勳位躋
台鼎童子必先告吉及其終也泣而辭去未□
而沒嘗觀古書李林甫有神童安祿山有神
兵豈此類也歟
權擥少時聞友人染癘家時氣將不救往觀
之衆止之曰不顧一身活人於烈火之中奈
一家何擥曰死生有命見故人陷死契視而
不濟不義賚藥往救之入其家僮僕死相枕

矣友人握擘手而泣因與共宿覺而視之友
已潛抽身避之他所矣擘欲歸夜尚早歷家
屍出外廳坐而假寐時細雨初收月色熹微
忽有兩鬼倒披蓑衣超墻而入直趨於內曰
其人遁矣出外廳覓之見擘在一鬼曰權政
丞也不可手復超墻而走擘褰衣追之行到
一曲巷鬼其人在此遂超墻而入俄而有哭
声矣高與柳氏曰擘信天不感能捨身以救
人其致福祿遐遠終路台鼎不亦異哉其友
不顧救己之恩欲責友以代己遁身而避之

其處心無似宜夫神之殛也
黄大任順悵　世子嬪之父也嬪生長外家
家在城内宗家任南郊外萬里峴頗僻遠嬪
初入内多藏祀事告家庙家人謬從也遠近
先城内後郊外内人奉膳为堵墙外家而宗
家閧然也忽有厲声出祀堂中拿致奴僕祠
门外如来縛之譴嘑痛楚如受拷掠然家人
失指灵曰速招大任来大任跪伏祠门外自
堂中復有厲声曰尔家有祀先外家不及我
宗家何耶大任曰家有大慶自内有盛賜家

人謬詠内人先延後遠罪萬死曰大慶〻〻有何大慶甫勿復言大慶俄而内賜至大享以御厨珍羞饗訖復呼家人曰昔余初終也襲衣未具不用青段團領每冥中有饗事宰相無上服於礼有欠速製遺我家人曰幽明異路不知何緣奉贈曰焚之祠庭是遺我也遂如命製之段鴉青團領具襁護一襲焚之祠庭其后黄嬪夭折順懐病而殂久之朝家又論大任私改嬪五條以誣朝廷竄之过遠殆數十年，

世俗以兒疫帶神多尊奉之忌諱之只事祈禳不用藥石非惟人命夭折之可哀英後豪傑之才殄殲於一疾良可惜也世咸曰斯疾也某事是異某事怪愕非鬼而何不但婦女也雖有識大夫未免渠惑如巫瞽豈不寒心哉余惟疫者熱〻者火也火性明火主心〻本虛故方其發熱也是如鬼明如火不聽而聽不視而視幽房密室能燭外事或發於譫語胡說使人驚動妖惑無他心火煽熱如物照鏡而然也何以明其然也彼仙也佛也能

使心地精明白生虛室故雖定坐方丈而能
知山外之事能通他人之心不過明其心火
故也患疫之兒何以異此余家有奴患腫移
之五十里囩庄余心憐之得一脚獐肉送似
其內奴亂言曰吾之獐肉安在不絶於口奴
死而肉至庄主家而奠之吾隣有兒患斑疹
人或餽馬三路兒母密烹之不令兒知瞑目
房中曰吾家有毛之肉三請使吾嘗吾意腫
疫斑疹皆極熱火甚明能覩於未形故
也豈有神告之耶兒女見其然攢手祝神可

笑也哉

明原君宗室人也中年病疫而死三日而後甦曰始知一身俱痛俄然痛定身穿窓隙而出睢〻茫〻無畔岸冥然而往然而未忽至一處簫鼓并奏巫人招之盤桓欲入則諸鬼却之曰新死之鬼不可虛參我享事庭際列櫟葉分置粟飯諸鬼勸食之怒而不喫既生之後謂諸子曰人死之後謂諸子曰人死之後本体外物也我死勿用灰槨猶有魂灵能食宜勿廢祀饗後過數十年而後墓在楊州

西山之人至今傳之
興陽有民死疫葬山下村人經田有声隱〻
自墳中出曰活人〻〻村人欲奔告其家有
一人止之曰諺不云乎見死而甦者告其家
反受其死祟村人怖而止翌日又聞其声三
日而後寂然矣最晚其家諸子聞之發其塚
而視之頭折綾布解衣襟開屍處轉遷矣諸
子訴之官杖其人吁野之人無識至此哉祟
禍之說誤愚民甚矣
洪仲成早喪室有一男初生未孝語其後四

五年兒晝睡驚啼號哭乳母抱持而問之兒
曰有婦人盛粧身衣紫色長衣帶青段長帶
泣而抱持曰吾兒可憐、、是以驚哭乳母
聞其狀即兒母狀也乳母聞之痛哭曰汝母
初亡殮用紫色長衣青段長帶冥中所著必
其衣帶也以此推之古者郵亭之鬼借衣陳
情榮陽之鬼纏裳訴冤李文敏之紗衫半臂
嚴武妾之琵琶絃垂頸亦非虛也
壬辰之亂文科及第李慶流爲防禦使從事
官戰敗死於賊其兄慶濬武將也方賊在平

壤領大軍防守順安適值忌辰清齋獨坐諸軍退就各壘忽聞帷幄間有哭声呵、視之無見慶濤泣而向之曰爾自何來曰吾死後欲訪吾兄、所居兵衛甚盛怕而不敢進今者隊伍稍退兄亦處靜乘間而來曰爾死於何地骸體亦何在地可一、指之拾其遺骸而葬之曰兵敗之日僅抽身乱兵中埋伏草莽翌日步上山寺於山路遇倭而死方其被忍魂精驚散不知形体所在曰爾之可往來于吾兄弟間願勿往父母所恐其益疚其懷

也曰然吾不忍使父母知之也自此往來于
兄弟家家中事無不言之諱〻如平日如是
者三年而不知其始一家皆以戰敗日爲忌
祭因其言審翌日死以戰敗翌日爲忌祭云」
壬辰之亂統制使李舜臣將造舡於水軍伐
材于閑山島樹上有鬼嘯曰勿伐此谷之樹
軍卒曰余是何人曰全羅道儒生來也一家
男女皆死於兵今來此托於樹也遂寢勿伐」
朴元宗有不賞之功震主之威 中宗大王
每引見元宗其罷出也必下龍床俟其出差

脩門乃陸床元宗聞自此每出褰衣疾走轉倒喉喘出门而後已曰人臣逢此優礼豈有善亨終者自此多進婦人飲醇酎遂痘發其背使侍婢相遞爪狐之不癈酒色瘡日甚終不救三十六為領位改四十三終

黃耆老嗜酒善草書欲得其書者設大宴邀之遠近賓客各持縑素華牋積千百軸者老多多益善不擇筆之美惡亦不特自家好韻而去但令磨墨數斗聚主人家禿筆如兒童墻頭弃翰婦女諺札之餘悉令合來添束之用

数尺長管折管頭以縄纏縛之至日暮泥酔
無意操筆諸賓皆遅之及酒爛不分朱碧而
後以拳握管端不用指濡墨恣揮之一揮能
盡数三紙日未移晷而羅龍飛鳳攫神出鬼
没之態千変不可状其書蓋祖張旭汝弼而
神怪不測自成造化雖中國数百世亦罕倫
焉其時隠士成守琛自號聽松亦以能書名
一代誣耆老書以為耆老筆力有餘而自衒
非古以誣世〻之右成書者多斥耆老余曽見
耆老筆無字草書草書横点五六縦点亦過

倘門乃陞床元宗聞自此每出塞衣疾走轉
倒喉喘出门而後已回人臣逢此優礼豈有
善亨終者自此多進婦人飲醇酎遂痼發其
背使侍婢相遞爪搔之不廢酒色瘡目甚終

薔薇老ノ草書

[illegible]之
[illegible]多
多益善不擇筆之美悪亦不特自家好頴而
去但令磨墨數斗聚主人家禿筆如兒童墻
頭壽翰婦女謗札之餘悉令合來添來之用

数尺長管析管頭以縄纏縛之至日暮泥酔無意操筆諸賓皆遅之及酒爛不分朱碧而後以拳握管端不用指濡墨恣揮之一揮能盡数三紙日未移晷而羅龍飛虎攫神出鬼没之態千變不可状其書蓋祖張旭汝弼而神恠不測自成造化雖中國数百世亦罕倫焉其時隠士成守琛自號聴松亦以能書名一代誑耆老書以為耆老筆力有餘而自刱非古以誣世々之右成書者多作耆老余曾見耆老筆無字草書草書横点五六縱点亦過

五六此則非古之武者之譏以是哉以今觀
之聽松書盖取法鮮于樞雜以趙松雪眷老
書倡狂自恣而為東方草書之雄聽松書焉
可比擬哉中国人見聽松書謂山僧野客之
書聽松隱遁避世人也中原人信知書也聽
松喜用狗尾毛狪狗脊毛作筆用之盖取其
毛勁而山人朴野無力辦筆之以也哉
崔興孝草書妙絕安平大君折節禮敬之為
興孝脩素縑八幅求其書興孝大醉自外歸
立其使門外箕倨門臬使蒼頭展其縑濃乱

揮或点或抹或竪或横不成一字只墨涴其
縑卷而属其使以報之安平大君見之大驚
且怒翌朝與孝謁安平安平盛色而見之曰
不佞愛足下筆法高妙倫素縑八幅索足下
書不意誨我不惟不書涴墨汚其縑終不成
一字也得無不佞獲罪左右也乎與孝大驚
曰昨日大醉殊不省落筆也請觀之安平出
示之與孝慙謝不已遂展其縑因其点抹横
竪之劃而成草書顛風驟雨驚龍躍虎之狀
随筆而就安平大喜嗟賞與孝為吏曹郎

五六此則非古之或者之譏以是哉以今觀
之聽松書蓋取法鮮于樞雜以趙松雪者老
書猖狂自恣而為東方草書之雄聽松書焉
可比擬哉中国人見聽松書謂山僧野客之
書聽松隱遁避世人也中原人信知書也聽
松喜用狗尾毛狗狗脊毛作筆用之蓋取其

朴興秀人草書

為
歸
五其使门外箕倨門臬使蒼頭屐其纏濃乱

揮或点或抹或竪或横不成一字只墨涜其
縑巻而屬其使以報之安平大君見之大驚
且怒翌朝與孝謁安平安平盛色而見之曰
不佞愛足下筆法高妙倫素縑八幅索足下
書不意誨我不惟不書涜墨汚其縑終不成
一字也得無不佞獲罪左右也乎與孝大驚
曰昨日大醉殊不省落筆也請観之安平出
示之與孝慙謝不已遂展其縑因其点抹横
竪之劃而成草書顛風驟雨驚龍躍虎之状
随筆而就安平大喜嗟賞與孝為吏曹郎

世宗大王親政與孝下筆端重勢不及其日
寫畢命他郎通寫初安平覺與孝書與己同
法數臨其第與孝知安平不追大秋遂改書
法尚怪僻安平大惜之遂與相疎以此免其
秋其八幅書傳刻至今流傳
承旨金絿有節操能文章善草隸嘗捷司馬
生進試皆壯頭考官批其試券曰詩如李白
賦如相如之如馬遷筆如羲之其才之見重
當世如此每書屏障必先坐椅上撫劒長嘯
俟其神氣激揚輒下椅洒其書先臨趙子昂

赤壁賦乃孟頫為高麗忠宣王書也中原無
此本惟我國傳刻焉綵書草書人称曰熟則
必怒曰生則有喜色謂其將來有地步然也
綵嘗語家曰余粗有薄才文與書將傳於後
宜倍自飭礪平生不作不善可也卒與己卯
諸賢同其出處金净金湜奇遵被禍時亦在
四賢中時人惜之
古有買妙畫於中原者畫長松下一人仰面
着松神采如生世以為天下絶筆畫師安堅
曰是畫雖好人之仰面也項後必有皺紋此

則無有大失其旨終為弃物又有古画称絶
筆老叟抱兒孫匙飯以食之神好如活 成
宗大王見之曰是雖好凡人之食兒必自開
其口是則舍之大失画法自此終為弃之夫
畫與文章奚異一失其意雖錦章繡句識者
不取也惟有眼者能知之
成宗朝華使金湜工画竹為曠世絶筆請見
東國今古画竹之筆 上命庚搜国中以示
之湜遍覽之曰皆非竹也或麻也或芦也請
覌真竹時安堅好画亜郭熙中國素服其神

妙也　上使堅用畫一生筆力画竹若干幅
各体以進之湜曰此雖好手然非竹也节也
上素知画法令苑囿進一盆竹畫摘密葉存
疎葉置軒墀當夕陽使安堅依樣画之試示
湜々一見輒大驚曰此真竹雖中國妙画罕
與論之　上大奇之於是出尚方縑素受湜
画蔵諸景福宮與姜邮賫朴渊鞭龍所得青
龍鱗一隻并為至宝蔵文武楼後景福宮灾
其画與古珎俱火
譯官袁憲朝天過斗嶺宿高三家高三終夜

念阿彌陀佛懸茶瓶壁上喉渴則飲其茶念
誦不輟謂憲曰東國人多識深書子必聞知
之我誦阿彌陀佛有利於前生後生乎憲曰
不然東國有一說有一巨師尊事釋氏謝絶
百業惟以念佛為事常居一室每喚阿彌陀
佛日以繼夜如是者積數年夢有神人自稱
阿彌陀佛款門而謂巨師曰汝念我甚勤我
當福汝明日方伯過汝邑汝伏橋下連呼吉
生十餘聲彼必錫之福明日如其言終日伏
橋下果有觀察使過其橋巨師大呼吉生十

餘聲觀察使大怒命卒拏致之曰我兒名吉生汝何慢我呼我名用大杖打臂八十匍匐以歸私恠其故其夜又夢神人曰汝喚觀察使兒名猶受八十杖我豈爾觀察使之比乎胡喚我兒名千萬聲日夜不休積年乎而今而後更無喚我名自此巨師大怖更不喚阿彌陀佛高三大驚曰吾不求子教幾受重杖於今生矣自此還其茶瓶終夜安寢更不念阿彌陀佛後憲更宿其家無念佛聲矣憲官至崇祿今已七十七歲云矣憲自少時至老

過閑西抵北京與諸妓歡飲一無所聘人皆異之
全羅都事全在全州南廳諸妓皆在後舍蒼頭退休他處日將暮獨坐無憀忽有一妓曳履過前軒衣裳鮮麗容儀閑雅真絶代美姝也全意不自定問曰爾為誰曰州中教坊妓皆我所嘗熟何相見之晩也曰新妓而為州官親屬所私藏之甚密今偶有事過此全遂使之前歡笑移時乃與低帳昵枕自是情義之洽曉往暮來靡日不侍寢久則白日在側

涸悵無不随之金精神蕭爽形貌槁萎頓床
石鹽司高荊山多智人也聞都事病由於遇
祟妖是不難已之告之州官札境中巫女各
具伎樂脩夜祀之需極豊設於南方庭東別
宇以享衆神出示妓告金曰我欲往觀恐子
弃我而去金曰我愛爾愈汝愛我惟恐汝舍我
豈有我舍爾之理祟 妓稍信之往而觀之
半身猶露屏間回顧頻頻復棄而來又聞衆
樂聲高未幾又往如是者數矣至翌日夜又
如之樂益張酒食繼進祟 妓全体俱入屏

內不復回顧南廳矣監司預爲令沿路諸驛
立上品駿馬備鞍而待之以抵京師金乘崇
妓樂而忘返中夜跨馬而遁達曙傳郵翌日
未午直入京第遍於門戶堂廡傳朱砂越符
面日崇　妓哭於屋上曰不意郎君薄情如
是子雖厭我々豈無情奈朱衣之卒在門防
之何哀久寂然無聲自此更無其崇　蓋女
性之好巫祀生死一也荊山深得其睛(情)可謂
智也已
朴泂力治理學以訓誨後進不以鬼神事爲

信其子九歲夭葬之先塋下襄事而還未轉山谷忽有兒群自墳所喚其奴名曰石阿取鍾去視之無人而忘其鍾來矣去而視之有鍾在矣取而歸

龍泉驛在黃延通路傍燕山朝殺洪貴達于此其字兼善後有果軼以天使迎慰使宿其驛其字嘉仲夜有寒氣自遠而通肥骨俱寒殆不堪忽於窓外有声曰嘉仲〻〻軼聞其辭知其洪太學士應之曰子是兼善否曰唯遂呼童對置椅子狀下揖之使坐如有物踞

椅上寒氣尤逼曰我死時天寒甚至今寒氣
不解願與我熱酒遂命熱酒三杯具饌着排
椅前良久曰余寒稍解釋多謝余每思覓酒
解凍候行官到館來討焉累致驚悸經隕非
我故犯之令公福祿遐胄子孫延甚勿憂之
遂辭去軼後為領相子孫多至卿相礪城實
判書言慎參判駙皆其后也
萬曆己未冬參奉申友顏善楷書借宿李正
言元與家夜失師之隣人曰夜有物無象
不似人自墻外招參奉而去甚訝之家人尋

之來得數日得之盤松池氷上見紫衣網而極之其家在都城西小門外宰相李元忠第也元忠有處子一日失所如越數日得之大川橋下叢篙席而伏半死致之家數日乃死當初未得也有士人指諸橋下得之士人夜夢有人曰吾新得美妻愛之甚因以失之吾嘗務以角妻覺而視其妻已失所在居數日復還之曰始怒角奪吾妻故取角妻今復得之也斯還之使人探李家處子已死矣

有陳耆卿者有所事出遊憩于川上秣馬忽

聞人噴嚏并聽之無見如是者數矣仍倦而
睡夢有布衣士人曰僕姓某名某居某地僕
有奴頑暴將傳諸第幾子々性甚嚴奴甚恐
之為我執鞭殺我埋于此僕有子居喪設祭
而使其奴行祭余畏而不食將於某日終制
至是日子見吾子密言之報余讐收余骸乎
在彼川邊樹下草葉隨風出入吾鼻穴則輒
噴嚏矣又言其奴狀貌甚詳耆卿驚而覺深
異之遂就樹下搴蓬剔沙果有人骸一具而
草葉隨風出入其鼻穴後至是日尋其家見

新聞服者見春卿顛倒迎之餽餉極腆春卿
問其父緣何故死何所曰吾父出遊死不返
不知死所虛葬此山上昨夢亡父來言今日
初來之客爾待之如我必指我死所未知尊
客何所指教乎春卿忽神息如夢屏間有語
曰此過庭者即其奴也熟察之其面目如川
上所聞之言春卿乃附耳語之故表主乃以
微過縛其奴用鉅杖訊一一輸情乃殺而磔
之收父骸于川上葬之古兆
嘉靖中丹山守者宗室人也善吹玉笛有名

聞国事之海西日暮至峡中有賊十餘人挟弓鈎當路掠輜車及丹山守而去入山谷數十里見彩幕葳蕤徒衆各執供具持兵戟而衛擁中有大將朱冠錦布箕倨紅椅上時海西賊林巨正擁兵横行官軍失捕王人遇害所謂大將者即巨正也其卒捕得行路人入告巨正令跪之地問若名爲誰曰宗室人丹山壽也巨正笑曰爾是善吹玉笛者丹山守也曰然曰爾行李有玉笛乎曰有之巨正使左右進盃盤迭陸海珎羞秉金觴属之令吹

玉笛吹之丹山守不得已吹兩三拜居正惻然掩涕蓋朝家捕渠甚急雖延歲月之命而自知終不免也聞腔調悲甚不勝悲激於中也曲罷連勸四五盃以不能辭巨正命騎卒護送谷口河允沉以善吹笛死於非命丹山守能吹笛而生是何一玉笛而生死殊耶然丹山守雖不剖腹而死未免屈膝而生亦玉笛之祟也歟

萬曆癸丑七月十三日興陽豊安洞人石同爲佐守千野中高架上日初昏暴雨迅雷如

聞因事之海西日暮至峽中有賊十餘人挾
弓釖當路掠輜車及丹山守而去入山谷數
十里見彩幕葳蕤徒衆各執供具持兵戟而
衛擁中有大將朱冠錦布箕倨紅椅上時海
西賊林巨正擁兵橫行官軍失捕王人遇害
所謂大將者即巨正也其卒捕得行路人入
告巨正令跪之地問若名爲誰曰宗室人丹
山壽也巨正笑曰爾是善吹玉笛者丹山守
也曰然曰爾行李有玉笛乎曰有之巨正使
左右進盃盤饌陸海珎羞飛金觴屬之令取

萬曆癸丑 四十一年 光海君五年 [illegible]

玉笛吹之丹山守不得已吹兩三拜居正惻
然掩涕蓋朝家捕渠甚急雖延歲月之命而
自知終不免也聞腔調悲甚不勝悲激於中
也曲罷連勸四五盃以不能辭巨正命騎卒
護送谷口河允沉以善吹笛死於非命丹山
守能吹笛而生是何一玉笛而生死殊耶然
丹山守雖不剖腹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

張千炬烈火自天冠山絶島之間亘絶大海駿天鶩地而来火炎之中有黒物横空大風驅之於是風振雨架放轉而上不知其幾千萬仞雨人各在架上隨風飄上神魂惝怳俄頃風定雨架自天回旋而下落于天登山頂千尋高樹之林去豊安夜宿之地數十里餘禹佐傷右臂石同全体無損朝而視之百海東截太山長谷廣皆四五十尺數十里入于海其間所経之地百園巨木如以利刃刈薙蕩然無纖埜海邊黎元皆莫知何故或曰龍

怒移居地行而天不行或曰龍之行必登天
是非龍也鱷魚之屬為之也
僧天然有事過海西之殷栗白晝無雲氣忽
見中天黃白兩龍從東西卒起相遇橫空相
鬪乍前乍却乍低乍昂白日照之鱗甲燦爛
相映移時而後流雲四集如水之趍聲霹靂
雷火轟碉碭磕兩脚大如繩飛雹隨之良久
相與藏身鮮鬪而廓然為晴天乃知龍者飛
物不必隨雲而動龍既動而雲自隨之也韓
子曰龍雲從之真壯語也

公洪道水營在保寧海上有亭曰永保勢壓滄海、有白龍馬或出遊波上騰踔行下躡然洪漣如平地其馳驁之狀如電邁風迅鬐鬣尾騣一如馬皜皚如霜雪其俗傳馬出見則邑有慶水使必蒙恩賞云稽之往牒雖楚澤之龍項羽能制而乘之又曰澤馬躑阜又曰龍馬玩繩而遇紲今夫是馬也若有人能羈絏而御之安知不為地上之千里駒也歟

金堤郡有老僧得雛子養之既長如一歲犢老僧愛玩號斑童常與人狎而戲之一日老

僧薪于山童子泣而奔告曰斑童咆哮拏攫
而前有若咬我者然老僧深惡之持劍逐之
虎怮而走追斫之不及斷其跟後虎子驚而
逸自悠其行止不復為人擾其後閭里多虎
患逢人輒嚬要其蹤跡其後也乃知為斑童
蓋自始與人相狎閱古磨牙者有素且猾害
其易制故也入南原屯德里聞勸農之号尋
其家伺於門外能作人聲曰屯德勸農屯德
勸農開門視之為所攫自此村閭夜聞屯德
勸農之聲知其虎至

有大蟒登絶壁入鶴巢食其雛盡之鶴盤天
引其類衆鶴漫空而蟒甚巨不可敵蟒凝然
不少動鶴奮翻長逝良久引一青鳥来大於
鷲小如鳩從天俄翼而下直坐蟒頭俄頃蟒
巨頷脱於樹上宛委墜地而死擾翻冥逝不
不知所向識者曰海東有鷹名海東青勇捷
過於白岳鶻所謂鷹王者也
豕食蛇〻與豕相克也有大蟒懸樹豕仰視
欲囓之不得卧樹下陽死連日夜不起蟒飢
甚欲咬之遂掛頷樹枝伸其尾縛豕試引之

去地丈尺丞猶不動蟒始下樹縛丞丞脚其
尾疾走岩石叢棘之中蟒鱗皮盡剝丞遂寸
斷之愍其噉嗜

古有丞相崔瓘年老幾七十而後求後妻中
媒行莫有應者有士族家有一處子家貧有
行丞相使人言其父母不肯許處子曰吾門
無達官父母食貧終老一處子何閔顧舍吾
身從之以周我二親官我諸親戚幸而有後
将為子孫榮不亦可乎父母許以妻之生一
子同任若干歲丞相没其子弘胤大貴官至

兵曹判書李氏終身享其饗其大慟之處子適士子有失行嬰法網不善終至今言者為大奇談

世祖朝處士洪裕孫時年九十無室為後嗣求妻媒姬行莫不挺棒而驅之有一處子謂其父母曰雖嫁夫一日而孀願為賢人妻父母許之裕孫九十生子名志成博學多聞為世聞人後進達官多出其門至　宣祖朝丁酉年丶年八十而終兩世八九十兩　朝歷年殆二百歲豈不大異也哉一說七十六娶

妻生二子云
鄭彥懿家甚貧兒時善屬文人稱奇童及贅
于中判書公濟氏累舉不勝四十猶布衣喫
着皆資於判書夫人夫人苦之爲小女擇婿
難其人使彥懿揀於相識中薦賢才彥懿曰
吾友元遜者世閥也有才名性端雅形皃如
玉今雖貧豈長貧者判書曰可亟行媒涓吉
夫人曰不然才不可恃始以進士爲奇童必
早成大名不恤其貧而取之半世貧悴責不
可期次女壻柳生家計甚饒心地甚寬與友

讀書其家奉之三日稚一斗此子雖不第吾
無憂焉今无遯雖有才名若復如進士奈幸
苦在吾何卒不取乃取尹彌高之孫希老方
其成禮也有丞之正字彥懿友也將稟公事
到判書家因婚禮方張不得通刺留彥懿所
坐見新郎至大驚曰前冢相國公何處得饑
等來他日顛死溝壑者必此子也彥懿大笑
曰此子富甲東方爾雖饑此子不饑後希老
不學敗於色賣盡十三厦屋千百臧獲萬頃
良田寄寓世族婢僕之廊舍寒饑而死无遯

者後改名混官至一品壽九十而終夫人宗
室湖山君女也生長綺紈復配柳相一生享
貴不耐貧困不用判書之言卒然娛愛女可
歎也然氷人月繩早定於冥昧雖夫人其於
命奈何希老性駿不學或謂之曰子何不求
鷹牌頭閑而多俸不如猫牌頭子盍求猫牌
頭于丈人希老喜求猫牌頭於判判書判書
大笑曰必鄭進士給子也
萬曆己酉余以聖節使到燕京時判書尹昉
奉使留館言湖廣有一濱海極絶處多瘴氣

婦人初嫁其夫必患癩瘡遍體百藥不效而
死再適人終無患其地有處子者必欺他方
客人不聞知其他無節婦女子獨然男子不
然余聞而怪之以為誕尹曰謂余不信問之
韓序班問之果不誣矣韓福建人也
余按叅判成壽益所著三賢珠玉北窓先生
鄭磏物表神人也於儒道釋及枝芸雜術皆
不學而能嘗以釋氏心通之法未得門户為
恨入山靜觀三四日便洞然頓悟能知山下
百里之外事如合契百不一爽隨乃又赴中

國遇琉球国使臣〻〻亦異人也在其國以
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沿路恣訪至
北京遍訪諸国邸館皆不遇其人一見北窓
大悦之共處三日三夜論易能通其国之語
不待古人盖不學而能為常居一室治金丹
火候法有客至寒士也方盛冬不耐其苦北
窓取坐傍冷鉄尺挟之腋下以熨之頃之與
士其客如烘炉之燠流汗洽体又有人患痼
病累月針藥俱不瘳北窓取坐席上一擲管
草手磨口暖使服之病立愈不幸早逝享年

四十四其自挽曰一生讀羅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前事俗說從來不掛口顏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其弟碏亦奇士為其兄作挽歌曰慟哭吾兄逝傷心欲問天修文繼亞聖厭世厭世化胎仙寂寞三生語風萬卷篇乾坤悼先覺大夢忽悠然碏早寡獨居四十餘年一不近女色好仙述嗜酒能詩文曉醫方神效平生不求進取嘗有詩曰白首參同契紅顏麴味春乃其一生事也年七十一微病坐化

普雨者妖僧也多識諸經能詩居春川之清平山遠近釋徒尊信之嘉靖中 文定垂簾設奉先奉先兩宗當時釋徒聽普雨訓而設無遮于奉先寺蒸粒累百石以飯僧四方白足褻集而以雲錦袈裟萬僧擁護奉之于上座有一老僧獘衲百結顏色槁枯扶錫來至雨望見之趍進拜伏以面掩地不聽仰視左右微睇而双皆流涙至地匍匐久不起老僧平立以錫敲之曰噫噫吾不料爾至此不交一言而去雨索然不歡者累日衆咸異之詢

其道号曰智行云爾以高僧一善為有道脩
厚禮迎之于妙香山使至一善無一言大書
與之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関馬不前
終不起後事敗而竄身于寒溪山岩穴中捜
得之謫配濟州牧使々而脩客舍洒掃日令
有旅力武人四十人各加一拳以為常而終
斃於拳下一善在妙香山終身入室不下榻
雖大官至未嘗出户延之李樑權貴也遊妙
香山敬一善脱紬衣衣之樑纔下山而脱與
終山者

南師古在江陵謂邑人曰今年必有大兵此
地人靡有孑遺避之邑人素知師古有神筭
避於襄杆之間癘疫大熾死者不可勝紀一
邑蕭然師古曰吾之術業可謂粗矣謂疫為
兵邑中儒士崔雲溥登苐為親將聞慶筵師
謂邑中人曰爾輩須往觀之此邑三十年間
無此慶後李擻始妕科適三十一年矣嘗来
京叅判鄭期遠幼時從長者見師古後再往
自内高声曰鄭秀才来鄭顛倒出迎鄭問之
曰何以知吾来曰吾預知君来指壁上書曰

某日鄭某來云　嘉靖丁卯師古登南山蚕
頭望見驚歎良久曰是何王氣索然俄而曰
移在社稷洞未幾　明宗大王薨無嫡嗣迎
宣祖大王于社稷洞邸即阼丁丑良左旗出
長興天寺師古預知有壬辰之亂云
尹月汀根壽觧華語嘗朝燕京過望氣者問
曰望氣亦學而能乎曰學而能曰何如曰登
土室塞東北及上而開其重等之如前而開
北塞南又重等之如前而開其西又重等之
閉其上每塞其四而開其一其中汎汎不辨

晝夜〻〻不眠如是過十五日五重之室視
物如白晝衣縷皆可數然後出而視之五色
天地之氣了〻目前能視數百里外國之以
占吉凶百不失一學官李再榮赴燕京至東
岳廟中多道士有道士吹簫土室中欲入則無
門問之為道士在土室中塞四壁只從小竇
通食一小牖取明三年而出則位高品受學
祿進來術士朴尚義亦學此法為四重室五
十日出能相人察氣見一客曰若已遭喪有
白氣浮頭上其母在遠地已死不知不數日

訃音至叅判鄭期遠對尚義出而便旋溺汚
其袴復坐尚義笑曰公何失溺期遠大驚尚
義寓潭陽私一官婢〻偃蹇不順屢竄身深
匿尚義必坐知其處十竄十得一日同宿出
而望見驚曰某方有氣甚惡非常必有弑逆
大變在旬朔間子其識之客拭目而覵了不
見其氣以為狂言後過二十日其地果有弑
毋之獄尚義年八十餘以齒碎楸宗殼及沙
椀子成糜粉而食之衆大怪之以為役鬼善
幻而為之尚義嘗曰八八四重室五十日不聽

禹步叩齒日夜不息可學氣法不然則發心
痒狂走可怕
祖考司諫諱忠寬中判書公濟之甥也新昏
不多日衣服鮮靚祭判柳辰全弱冠時訪祖
考于判書家方營室握土成坎黃汚其中
辰全使氣多膂力一揖之後不交一言却立
而熟視遂抱持祖考投之黃汚中擧家大駭
之祖考不色出坎而笑脫其衣命侍婢更新
衣辰全握手稱謝曰眞吾友也欲以試子氣
量何如耳遂相與爲莫逆之交焉

萬曆初林植居邑任羅州時徐益為茂長縣監牲吊之植以貧邑乏癸米為辭益領之而去不数日馱白米三百石以需邑家植不色難無辭而受兩人相許莫逆度量甚宏而任俠不畏羅若此宜益之有逆子也

洪春卿為弘文正字時毋夫人乘轎在路相国張順孫之奴醉與轎從婢戲仍劇扶轎卒夫人大驚春卿以事涉相国家不可告之副書遂踵相国門請謁告其事相国曰甚可駭招侍人附耳語色自若春卿起辭相国曰姑

留焉與之閑語春卿心悸辭而出見門側有
死人覆以草席即其奴也相国不動辯色附
耳一語而瞬息之間已處奴以死其威如此
宜作一国之相也
尚相国震為人寛厚度量弘大平生未嘗言
人過有一人短一足客以為言震曰客何言
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以名言稱二相吳
祥少時作詩曰羲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
盃酒間震覽之而歎曰余嘗多吳生以為終
成大何其言之薄耶即下筆改之曰羲皇樂

俗今猶在着取春風盃酒間四字之間氣像
懸絶宜夫吳之名官下高一頭地也震自政
府卜相而還其孫女婿李濟臣問今日卜相
誰爲之耶震默然濟臣曰似聞沈通源應在
卜中信手曰似爲之其人鬚好震年十七不
能文嘗往僧伽寺讀書以手指濡唾書于僧
床油紙有一士正色叱之曰小子陋哉何以
口中唾書之於地震大慚且怒自恨男兒不
文不可以行世棄之歩還足皮軟血滿屨矣
遂從師力學進取如志其狙擊權奸也亦不

隨波蹈踏故見重清議所以濟相侄者以此
然其曰髯好者亦憚濟臣之直也相国自制行状曰吾起自草野三為領相既學琴門尚彈君恩一西行年七十卒于安寢
洪相国彦弼親喪居廬塋下子暹以童子從
夏月彦弼宿于樹陰下閉目視之暹亦身卧
地蛇過其腹暹熟視之凝然不動俟蛇過而
後起走彦弼異而問暹曰方過之時若動身
則蛇必咬我彼既不人吾而木石吾〻亦自
不人而自木石彼必不咬我是以視而不動
彦弼知後日大成後繼彦弼為相国

丞相黄守身丞相黄喜之子也有所眄妓鍾晴特甚喜常責之切守身唯々而退猶不悛一日守身自外至喜正官服出迎於门如大賓守身惶而伏地問其故喜曰吾以子待爾而尔不聽是不父我々以賓禮接耳守身叩頭請死厥後更不與妓會間常扶醉横載過妓家宿焉夜中酒微醒開目視之見婦影下有女在側察之則前所眄妓也於是驚曰爾何為来此對曰舍吾家安之諦視之乃妓家也大怒詰其奴欲殺之對曰来時馬首指此

家意大人回甦也蓋昔者往来妓家慣養甚勤馬首之回馬也非人也守身遂悟命取劍斬其馬首後守身以蔭官陞相位

李相国恒福有愛馬癖為領相時待客于外廳自內使婢傳言曰馬豆已竭喂一馬有裕喂两馬不足何以為之相国正色曰馬豆多少欲令議大臣手国法削職者雖大臣以及第稱李相国德馨以領相削職或稱及第李相國以左相被時設曰吾同榜已為及第吾何時及第逮散居東效有一泯来謁曰以身後

不聊生相國曰吾以戶役不聊生時相国彼
護送之効與戶役同音其善謔如是
尹弼商爲刑房承旨冬日極寒 成宗大王
召見于寢殿外曰今日嚴冱一年之最予以
人主坐深宮燠室枕綿之衾無自而入寒威
凜冽猶若是況負罪人枷縲北扉薄衣單裳
幽囹圄中乎爾其出按因籍可放者聞之弼
商對曰 聖念至此夏禹泣辜之仁無以過
也臣於平日熟究職分内事不待出按因籍
仍毫分縷析口誦丹書畢陳啟未放於前席

上大驚謂　内殿曰若人當官奉職可以屬大事當一面不啚予廷中有如此賢臣命引入殿内賜御醞脫貂裘以衣之自是寵渥異常循資越堦遷以有恩官至議政燕山朝貶珍原彌齋嘗入中原問名卜曰平生勳名冠人臣但終死於三林之下未解其義及貶僑處珍原民舍閒室外樵兒呼伴曰今日共樵中林彌齋問主人曰何謂中林主人曰此地有上林中林下林皆地名也彌齋悵然曰吾將死於此地矣未幾病死

李施愛之構乱也悼田霖使刺客刺之其客
僧也未曾識田霖而時以軍官從大將會僧
俠匕首入陣中大將使下卒縛之窮刑以問
之僧無一事大將曰田霖爾往問之僧因其
言始知為田霖一蹙而起纏索寸絶奪軍卒
劍擊霖不中霖張拳而碎頭笑而死曰嗟乎
吾不及田霖々嘗疽發背大如手赤身磨之
岩石血流至地顔色自若疽即瘉及其患瘧
曰壯士豈為瘧鬼所惱按劍箕踞椅上俄而
一身寒慄苦不得支則擲其劍下椅伏枕諱

曰田霖之猛遇瘧鬼而屈膝
韓明澮性瘧凡奴僕下卒有罪繫之柱輒射
之故其庭中樹一柱時田霖違令繫其柱欲
射之酒酣坐而睡霖乘睡因絶其繫而逃明
澮覓見侍婢在前使追捕之不及亦繫其柱
射之霖潛伏墻外聞之曰將軍以霖之故欲
殺不辜是霖惻死而逃不勇也移死弱婢不
義也請將軍射霖霖當被襟受箭明澮遂使
之而用為腹心霖性甚瘧時海浪島有賊出
没波濤為梗於海西朝庭使霖將程(捉カ)之霖有

一妹寡婦也只有一子霖請其子爲軍官妹
泣而言曰寡妾只有一子如嬰軍律吾兄性
嚴必有饒屬當世豈無他人合吾兄心膂爪
牙願爲寡妾少貸霖不從曰國事也不可私
遂着以行至海浪島果違令牽而斬之自此
一軍震怖咸赴死如歸直擣賊島蕩巢穴而
還韓明澮得病痛脛之病〻在脛骨中痛不
能堪自度不得活曰等死寧自折脛骨殺此
虫而後死乃箕踞石欖上僕舉大石折其脛
僕不敢明澮手探骨中得一大虫如母指乃

以一碗油煮之虫猶不死油盡焦虫乃死明
澮亦死
柳仁淑柱死於逆籍其奴婢賜功臣家時鄭
順朋為勳仁淑家奴婢多以賜婢啟焉其始
自柳家來也諸婢莫不掩涕悽咽其中一婢
姿容昳麗者獨顏色揚揚略無戚容顧叱諸
婢曰吾儕旧主失也如何熟非爾主安所事
而安新旧何擇焉其奉新主猶盡其誠順朋
信之仍使昵侍未肯離左右累年無笞楚之
失一日順朋夕有魘其頭面呼號而覺自是

後如此者數矣卒患痛疾不起婦人問之神
巫言妖在枕中發其枕果得一頭於是疑柳
家婢將訊之其婢不受一刑先自首寔曰吾
旧主有何罪爾家老漢搆殺之吾雖外若畝
心腐肺回腹子中者有年為潛奸陪吏、、
怕不肯吾強媚之遂與相勝所言無不從惡
令覓死人脛而来内之枕中今也已報吾主
之仇死何恨宜速殺我其子弟遂於殯側撲
殺之匿其事終不泄當古無有知者順朋少
子腊年過七十而終臨死乃言于人曰吾家

所深諱不宜向人道平生異其義烈臨死始
言之吁柳婢之義烈雖豫讓無以多也獨恨
其以妓也
贈禮曹判書趙憲者金浦人也家世寒微好
讀書中文科及第爲校書正字直香室典諸
祀分香是國家以高麗祖母妃誕賢王統合
三韓特祀之祀用白丹香憲以爲淫祀不宜
分香不奉音遞抗章以諫朝廷嘉之自此罷
其香祀士論多之憲屢上章言朝政得失多
觸時諱拂朝議每不報憲席藁闕門外置斫

刀蒲伏于地會有朝賀百官入闕门有宰相同年也謂憲曰来爾憲朝廷加殺爾豈少斧鉞何苦自持斫刀来廷中大笑萬曆十八九年间日本関白平秀吉有射天之志遣使求我國通信辭戲我恐喝我設以遣使為不可時領議政柳成龍建議通信往察之秀吉留我使五十日始見之對使飲以陶盃輒破其盃又抱嬰兒膝上以戲之越明年秀吉遣玄蘇以謝之憲上疏曰陶盃飲破者示破盟也抱戲嬰兒者視我如嬰兒者也請斬倭使奏

閑天朝識者設之朝設以為狂憲慱誦古書
善覩天门之知其壬辰之乱使门弟子先習
勞每夜男女負戴上下山如陶侃運甓至壬
辰正朝祭先墓召集鄉黨父老饗以酒食辭
別諸徒而去是年三月夜與羣弟坐有流星
有声聿若然憲大驚曰今日賊渡海矣天鼓
星之聲也及東報至果其日賊下陸矣於是
憲聚義兵数百與倭戰是時我國官兵在二
望風而潰無一與倭交鋒者獨憲之兵與倭
併首交臂而死未有一夫奔潰也時人比之

田橫義士也
潘碩坪者宰相家奴也性甚端雅宰相愛其
醇敏誨以詩書與諸子侄遊及稍長乃與遐
鄉無子者遷跡力學絶不令主家通及長冒
法應科人莫之知也遂登科躋宰列謙恭請
謹爲國盡臣歷八道觀察使位至一品宰相
既沒其子侄皆窮賤出無驢徒步於路碩坪
每遇於路下轎趨拜于泥塗道傍觀之怪之
碩坪乃上章吐實請鐫削己職官主家子侄
朝廷許之優奬之破邦憲就本職如故仍官

其主家者高與柳氏曰我東方壤地偏小人才之出不能中國之千一而於箕子之遺典為奴者不許仕路立賢無方三代盛法而至我國防閑益固士大夫之論隘且狹矣潘碩枰忠義人也脫身法網為朝廷大臣擯之常情掩匿蹤跡之不暇能下車屈身於寒士又聞之朝自暴其賤跡諒東方所罕有之令聞也其主家宰相非徒痛袪隘狹成人之美如其人也亦可謂知人能得士也

嘉靖乙巳年士禍作有逮其獄以逆論者骨

內不顧況其餘乎人皆累息屏肩望而避之
李大司諫霖死其獄妻子凍餓無所告每四
孟頒祿之月等其家園墻內有以祿米五斗
葅一器醬一器中夜潛置之者主人家亦不
知誰氏為也彼亦不自道某氏為也如是者
久而不替至於事定猶不知不言古人所謂
酬德於不報者即此也為是舉者其有後乎